

法租界望志路一百零六号



红 船
作者:黄亚洲
出版社:天地出版社
出版时间:2016年6月

编辑推荐词

本书着眼于大事,落笔于伟人,全景式描绘了1919年到1928年这10年春秋的中国革命史,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、发展到壮大的历史进程和劈波斩浪的艰难与辉煌。黄亚洲以真实历史事件为依托,用透彻的领悟与妙笔刻画了陈独秀、李大钊、毛泽东、周恩来等百余位个性鲜明、命运迥异的历史人物,写他们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和革命洪流中的思索与进取、沉浮与抉择,重点描写了五四运动、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过程、国共第一次合作、北伐战争、中山舰事件、四一二反革命政变、南昌起义、秋收起义、井冈山会师等事件的前因后果,十年中的大事无一遗漏,脉络清晰而自然,是一部既具有文献价值,又富有思想内涵的长篇佳作。

这是热浪滚动的7月中旬,上海间或下几场短促的暴雨,但是气温凉不下来。“北大暑期旅行团”的九位寓客,便先后踏着这热浪,悄悄住进了博文女校。九位寓客一走进女校,都感觉神清气爽。整洁的楼院里皆是盆花,白色的麝香百合尤其香气扑鼻,而红色的牵牛则攀着细细的竹竿,一直把头伸到二楼窗口。女校校长黄绍兰是北大文学系黄侃教授的夫人,曾在黄兴手下当过差,生性爽快,听得李达夫人王会悟介绍有来自北大的旅行团,自是一口答应收留。王会悟是浙江嘉兴人,当过一阵子黄兴夫人徐宗汉的秘书,而这个徐宗汉,也正是博文女校的董事长。借着这重重关系,位于法租界白尔路上的这幢青红砖二层楼房,便悄悄地热闹了起来。

李达在代表们报到的当天晚上曾由衷地对妻子说:“真要谢谢你的帮忙。”这时候李达还不知道,他妻子在一个礼拜后还会帮他一个更大的忙,她将赶去她家乡联系一条漂亮的船,而那条船的窄小的船舱将催生出某个政党的政治局。王会悟领着湖南的代表走上博文女校楼梯的时候,神情显得特别抱歉。“怠慢了,房间实在简陋。”她说。何叔衡一路摇着芭蕉扇,闻言说:“子曰,君子居之,何陋之有?再说,都还是红漆地板芦席铺地哩!一人一席,直睡于地,闻花香而眠,周身焉能不生习习凉意?”

朝西有一小间,支着一张木板床,光线特别暗。王会悟探头看一看,说:“这里可以睡一个人。”“板铺,我住!”毛泽东喜欢住单人房。他摸摸硬邦邦的床板,又撩起他的灰色土布长衫,在床沿坐一坐,感觉特别满意。“我喜欢硬床板,不错!嫂夫人,这学校看上去很清静嘛。”王会悟说:“学生都放暑假了,我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订的房间。没人会注意到这里!”李达摇着一把大蒲扇乐呵呵走上楼梯,圆眼镜后面眯着一双笑眼。毛泽东一见他就说:“鹤鸣,嫂夫人有南阳孔明之才啊!”“她哪里来南阳之风?浙江嘉兴人氏,小桥流水人家,无非心眼细一点罢了!去,见见汉俊去,他在隔壁,正招呼他老家湖北的代表呢。”

湖北来的两位是董必武与陈潭秋。鄂秀才董必武见到湘秀才何叔衡,自是一番欣喜,想不到当年挟着四书晃着辫子的中榜秀才,如今都成了马克思主义信徒。但是长衫还是依旧,董必武灰色,何叔衡黑色。董必武说:“我知道你中得秀才之后不愿到县衙门管钱粮,宁可在乡下办私塾哩,我还知道你讲课讲到文天祥,讲到鸦片战争,每一回都吧嗒掉眼泪哩。”两人大笑相拥,知道彼此心近。

毛泽东则向李汉俊报喜:“汉俊兄,你那本《马克思资本论入门》,在我的长沙文化书社,一次就卖出两百本!”李汉俊大乐:“一定是润之亲自上柜推荐的吧?”李汉俊去年秋天译了《资本论》,改名《马克思资本论入门》出版,知识界交口称赞。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系统地

接触马克思的这部经典巨著,梦醒拍案者真是个不少。长沙书卖得好,李汉俊自然高兴。李汉俊又问董必武湖北销路如何,董必武摊摊手说没有长沙卖得好。去年秋天李汉俊专门走了一趟武汉,一方面吆喝书,另一方面介绍董必武加入了共产党,随后董必武就与陈潭秋、包惠僧、刘伯承发起成立了湖北共产主义小组,动作很快。

正说着湖北的情况,忽然又有一个湖北佬匆匆上楼来,那是拎着一网兜菠萝的包惠僧。董必武见着就大惊小怪:“啊,说曹操曹操到,我们湖北的书记来了!你现在怎么算是广东代表了?嫌弃老家了?”包惠僧一边动作很快地给大家分菠萝,一边介绍情况,说自己会开完就要回湖北的,然后对李汉俊说:“我带来了仲甫亲笔信。”李汉俊展信,知道广东来的另一代表是陈公博,便问:“他人呢?”“他自己找旅馆住下了。他说这里不方便。”“不方便?”王会悟委屈起来,“怎么不方便呢?”包惠僧低声说:“他是带新婚妻子李励庄一起来的,蜜月!”李达对妻子说:“蜜月,总不能叫人家睡地板吧!”大家都笑,王会悟也笑,说,倒也是。

南京路大东旅社的四楼客房,面积不大,但是干净,一出旅社尽是商铺,买东西也方便,陈公博对住在这里很满意。他为自己泡上一杯乌龙之后,便细心地剥好一小盘鲜荔枝,递给娇妻。李励庄优雅地取起一个,手势却于半空转了个弯,水汪汪的荔枝送入陈公博口中。陈公博大口嚼着,一脸幸福感,他对妻子说:“你也应该算是代表,会外代表。”妻子说:“可别吓着我。”“你吓什么?我才吓呢!我参加的是秘密会议,按旧话说,这就叫作‘密谋造反’,一旦东窗事发,少不得株连九族。你呢,逛逛外滩,逛逛商铺,优哉游哉,一点心事都不用担。”

李励庄的脸色却变了,说:“公博,我们离开上海吧?”“什么话?刚住下,就走?”“你以为我真的不害怕嫁给一个要株连九族的人?”“没有事,没有事,”陈公博急忙拥住娇妻说,“我是吓唬吓唬你玩啦,当什么真啦!眼下是民国,早没有诛九族一说啦。励庄你别害怕,我们行事那么秘密,看这乱哄哄的十里洋场,哪条狗能嗅得到我们?”妻子看看窗外,窗外映着十里洋场的红绿彩灯,安静而吉祥,好半天,神情终于渐渐松弛下来。

陈公博在吃第二颗荔枝的时候又说:“励庄呀,无所谓风险,也就无所谓成功啦。男人嘛,风险总是要冒冒的,不然何谓男人?再说,就开几天会,忽而风聚,忽而风散,哪里来什么风险啦?”风险自然是存在的,陈公博这话,说得大意了。

7月21日黄昏时分的一辆马车,就是从陈公博根本没有预料到的风险中驶出来的。马儿在法租界工部巡捕房门口收蹄急停,让车厢震了一下。热乎乎的马背上有一群苍蝇打旋。跳下马车的是两个黑衣人,汗水渗透了他们的黑色府绸短衫。安南巡捕将这两个身材魁

梧的便衣带入巡捕房,径直带到奇琼巡长面前,报告说:“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派来两位先生,要见巡长。”黑衣人立即递上一份公函,木无表情。奇琼展开公函,仔细浏览。函件果然是徐国梁亲署的,为了说清问题,函后还特意附了一份荷兰大使馆的通电。通电这样写:“荷兰驻华大使馆根据荷兰中央情报所业已查明的资料,并根据本馆掌握的情况,已及时通知了中国政府:斯内夫利特系受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派,专门前往远东地区进行革命煽动。此人在途经科伦坡、巴东、新加坡、香港之后,到达上海,并在上海频频与中国人联系。中国政府答称,他们将知报上海租界当局,共同监视斯内夫利特的行踪,谨防过激党密谋举事,以图不轨。”奇琼放下公函,皱眉说:“荷兰人斯内夫利特?过激党可能集会?好吧,知道了。两位请回,告诉贵厅徐厅长,这类集会,巡捕房会管。”

两位黑衣人依旧站得笔直,没有走的意思。奇琼不乐意,指脚下,提高音量说:“两位,这里是法国地界!”两位黑衣人只好离去,离前深鞠一躬。奇琼鼻子哼一声,心里想,过激不过激,因时因地而异。即便过激,也是思想过激。光凭思想过激,也不可轻言缉拿。中国人就是敏感,要管到人家脑髓最深处,一天到晚就是这类事情!这时候,他又听见安南巡捕向他悄声报告了一句,这一句报告倒是叫他略略惊了一下。“还有个消息,那个荷兰人,不见了。”“什么?”奇琼眉间扭结,“他最后一次露面在哪里?”“麦根路。”“再早一次呢?”“大东旅社屋顶花园。”奇琼的笔尖在墙上的地图中画了圈,“好吧,严密控制这两个区域!”安南巡捕大声应:“是!”奇琼巡长走几步,叹口气说:“有些事,查得太严,有违于法兰西的思想自由精神,但若不加管理,酿成事故,又会扰乱公共秩序,那些中国人又要来烦。这就好比握一条鱼,握得松,滑了;握得太紧,也滑了。”

时任巡捕房华人探长的黄金荣,好几次在背后嘲笑这位自命不凡的法国巡长。“鱼要握着做啥?”暗地里开着赌馆和戏馆的黄金荣说,“用钩子一戳鱼嘴,提上来就是,还用握?洋大人做事就是这么文绉绉的,只有我们才从骨子里晓得中国人怎么对付。”黄金荣的说法是有道理的。六年后蒋介石要对付在上海的一大批中国人的时候,全仗黄金荣、杜月笙的短衫部队打头阵,他们的戏演得无可挑剔,铁钩子一扎就扎准了鱼嘴。而奇琼巡长,却有自己的思路。他在这个炎热的夏季里不动声色,只是慢慢地按部就班地沿街路嗅着。他相信,那个大个子马林走过的街路,总是会留下一些荷兰气味或者爪哇气味的。

1921年7月23日晚上8时,马林出现在法租界望志路一百零六号。由于门窗紧闭,远处海关大楼缓缓敲响的八下钟声,他没有听见。在中国现代史上,这是个相当重要的时刻。虽然这一时刻在当时仅仅被一盏柔和的电灯照耀着,以及被十二把黄色圆凳和四把有靠背的紫色椅子团团固定着。一张铺着白桌布的长形餐桌,桌中央是房屋主人数月前结婚时

刚买的一只玻璃大花瓶。十六个座位,十五个坐着的人。李达、李汉俊、毛泽东、何叔衡、董必武、陈潭秋、王尽美、邓恩铭、包惠僧、陈公博、张国焘、刘仁静、周佛海,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。十五双眼睛互相扫视着,深邃而又机警。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政党就在这样的目光之中,渐渐显露出了雏形。

“这是一个极为庄重的时刻。”开场白自然是李汉俊来说,“为将代表会议顺利开好,首务之项,是推定一位会议主持人。原先,诸位都是推仲甫来主持会议的,这当然最合适。但仲甫事务缠身,无法来沪,而我们上海共产党支部,作为发起组,无非是先起一个四方联络的作用。目前,任务已经完成,在会议上再担任主持,也不一定合适,还是另外慎选一位同志为好。”周佛海响应:“唔,这是一个民主的开端。我从鹿儿岛来上海的船途中,晕得不知东南西北,今日一听汉俊之言,便如饮警醒之药,振奋,振奋,这个提议真是民主得很!”刘仁静熟谙英语,凑在马林耳边低声作现场翻译,让马林能听懂中国各地的方言。马林又择要翻译成几句俄语,耳语给坐在身边的尼克尔斯基听。董必武说:“还是上海同志主持吧。汉俊,鹤鸣,你们为这个会议操劳数月,就不必谦逊啦。”周佛海忽然看定张国焘,发现张国焘的大眼睛也正在看着他,于是他说:“国焘怎么样?你同国际代表很说得来,沟通得特别好,由你主持会议,就更方便。”

马林闻言,立刻表示了赞成:“张同志可以主持。你们北京共产党支部开展工人运动的状况,很使人高兴。”大家觉得亦有道理,于是目光纷纷移到张国焘身上。张国焘也爽快,并不推辞,说:“好,既然有各地同志的推举,国际代表也同意,我就勉为其难,做一回主持吧。”说到这里,他顿了顿。这时候他很为自己的出语果断而自得。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,话又该怎么说,是一门学问。他在北大当学生讲演部的部长,早已练就了说话拿捏时机的本领。现在他已经知道这次重要会议由他来主持是没有什么疑义的了,在一种很自然的气氛中由大家公认了,这是个很好的起步。

于是张国焘的表情更为诚恳,他加重语气说:“本次聚会,是中国历史进程中极为重要的一幕。希望诸位协助本人主持好此次会议。现在,我们是不是推举两位同志担任会议记录员?”一番推举和谦让之后,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了记录员。李达伸出两个手指,在光滑的餐桌上推一推,把一册记录簿推在毛泽东和周佛海面前,“润之,记录重要的历史,还得仗你这一手漂亮的字!”毛泽东笑一笑,说:“历史历来比文字本身更漂亮!”张国焘看毛泽东打开记录本,便严肃了表情说:“诸位同志,我简要提一下本次会议的议题。诸议题中,首要的,就是制定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,还有,就是选举党的中央机构。”

张国焘的主持算是相当干练的,说话有条不紊。在提出会议的议题之后,他又将陈独秀委托陈公博带到会议上的信,念了一下。